

【中东问题研究】

现代化与巴以冲突

陈天社

(西北大学 中东所,陕西 西安 710069)

摘 要:从实质上看,巴以冲突是巴勒斯坦和犹太两民族现代化的矛盾。这一矛盾表现在三方面:民族主义目标的对立,即两民族均企图在巴勒斯坦建立自己的民族独立国家;悖论的经济现代化,以色列的经济现代化建立在否认巴勒斯坦经济现代化的基础之上;作为传统力量的宗教与现代化的矛盾,进一步加剧了巴以冲突。从长远来看,巴勒斯坦问题的最终解决,必须以以色列承认巴勒斯坦的现代化权利为前提。

关键词:现代化;巴以冲突;矛盾

中图分类号: D5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248(2003)01-0061-03

Modernization and Palestinian-Israeli Conflict

CHEN Tian-she

(Institute of Middle East Studies,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069, China)

Abstract The essence of Palestinian-Israeli conflict is contradictory in modernization between the Palestinian and the Jew. The contrarieties are as follows: firstly, the contrary for the nationalist target, namely, the two nations want to establish an their own independent national country in palestine. Secondly, the contradiction of economic modernization is the economic modernization in Israel depended on denying the palestinian's right, moreover, the conflict between religion and modernization in the two nations made Palestinian-Israeli conflict worse. In the long run, the premise that the palestinian problem will be finally resolved is that Israel must permit the palestinian's right in modernization.

Key words modernization; palestinian-israeli conflict; contradictory

一般来说,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进程,是指人类社会从工业革命以来所经过的一场急剧变革,这一变革以工业化为推动力,导致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全球性的大转变过程,它使工业主义渗透至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领域,引起相应的深刻变化^[1]。现代化进程推动了世界一体化进程,使广大落后地区不可避免地卷进现代化这一潮流之中。如何实现现代化,成为第三世界欠发达民族的时代任务。同样,虽有各自不同的历史发展轨迹,19世纪末以来,犹太和巴勒斯坦两民族也开始了其现代化努力和尝试。历经百余年,两民族的现代化进程不仅没有实现其根本目标,反而演变为至今持续

不断的冲突。本文从两民族的现代化历程出发,探讨巴以冲突的实质。

一、民族主义目标的对立

取得民族独立,既是进行现代化的前提条件,同时又是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因此,民族主义的兴起与发展,成为民族复兴和走上现代化道路必不可少的步骤。在犹太、巴两民族现代化进程中,形成大相径庭的两大民族主义:犹太复国主义和巴勒斯坦民族主义。

犹太复国主义形成于19世纪末。当时,随着西欧民族主义的发展,及一浪高过一浪的排犹、驱犹、屠犹浪潮,犹太思想家摩西·海斯、列奥·平斯克、

西奥多·赫茨尔等开始探寻犹太人的拯救之路。1896年,赫茨尔发表《犹太国》。次年,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巴塞尔召开,大会通过了巴塞尔纲领,犹太复国主义正式诞生。犹太复国主义认为,在其祖先居住之地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国,是犹太人唯一解放之路,号召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移居。犹太复国主义先后得到英、美等西方大国的支持,并于1948年5月实现了其目标——犹太国。

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经历了奥斯曼主义、阿拉伯民族主义、巴勒斯坦民族主义三阶段,形成于20世纪20年代初,主要是作为回应犹太复国主义的挑战而兴起的。随着大批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对当地巴勒斯坦人经济、社会产生了强烈冲击。巴民族主义者从阿拉伯民族主义中脱离出来,将精力集中于巴勒斯坦问题,即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要求建立民族主义政府等。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者为此进行了多次武装反抗斗争,最大的一次是1936~1939年的阿拉伯人大起义。但在美、苏等国干预下,联大通过181(2)号决议,阿犹分治。随后爆发1948年战争、1967年“六·五”战争,巴勒斯坦土地全部被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人背井离乡,沦为难民。

从上可以看出,犹太复国主义、巴勒斯坦民族主义两大民族主义在目标是相对立的,即均企图在同一块土地——巴勒斯坦建立民族独立国家。犹太复国主义者将巴勒斯坦看作是其上帝“应允之地”,认为在此建国是其历史权利。魏兹曼说:“我们选择了这里,我们是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古老民族,人们不能否定自己的历史而改弦更张”^[2]。本·古里安也指出,“定居以色列地才是真正的犹太复国主义,其他一切都自欺欺人,是空谈、浪费时间”^[3]。以色列建国后采取多种途径,如大造历史权利说、扩建犹太人定居点、严厉镇压巴勒斯坦人反抗等,否认巴勒斯坦人建国权利。梅厄夫人甚至称:巴勒斯坦人已不存在。贝京宣称:“如果允许在西岸、加沙建立巴勒斯坦国,那以色列的疆域还没有澳大利亚一个牧羊场范围大”。1993年奥斯陆和平进程开始后,以色列多方拖延、修改巴以和平协议,在巴建国问题上立场强硬,反对态度至今仍未有实质性变化。

而对巴勒斯坦人来说,虽被以色列占领,但始终未放弃在巴的建国权。巴勒斯坦人曾长期否认以色列的生存权,1964年成立的巴解组织明确宣布,要以武力消灭以色列。《巴国民宪章》规定:“武装斗争是解放巴勒斯坦唯一正确途径”,“必须将犹太复国主义从巴勒斯坦赶出去”,“犹太人只是在宗教上有

共性,而不是一个独立国家”,“恢复巴人民合法权利,重建一个和平、安全的国家”。20世纪80年代以后,巴勒斯坦问题开始走上政治解决道路,开始逐步承认以色列的生存权,但巴勒斯坦人也一直为建国而努力。1988年11月,巴国民议会发表《独立宣言》,宣布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巴以和平进程启动后,巴领导人一再表示,必须要在西岸、加沙建立巴勒斯坦国,认为巴自治政府是巴建国的第一步。但由于以政府多次搁浅巴以和平协议,巴建国一再延期。

综上所述,实现民族独立,建立民族国家,是巴以两民族现代化的共同任务。双方目标的对立,特别是以色列否认巴勒斯坦人建国这一实现现代化的政治前提,是巴以冲突的症结所在。

二 悖论的经济现代化

工业化是现代化的核心,现代化实质上是现代工业生产方式和工业化生产方式的普遍扩散化的过程^[1]。以色列建国后,历经半个世纪的奋斗,建立起比较完整的现代化的国民经济体系,其现代化程度在中东国家中首屈一指。1948~1998年,以色列国内生产总值从2亿美元增加到900亿美元,人均现已超过1.5万美元。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色列已形成了一个以工业为主,第三产业发达的国家。1992年,工业总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9.4%,农业产值占5.1%,金融和其它服务业占27.2%。以色列工业部门齐全,覆盖化工、食品、纺织与服装、钻石、电子和高技术、能源等部门。1996年,工业出口占其全部出口的90%。以色列农业也迅猛发展。20世纪50~90年代,每个农业工人由平均养活17人增加到90多人,农业出口绝对值由2000美元上升到8亿美元。毫无疑问,以色列的经济现代化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这一成就的取得,与以色列人的辛勤努力、大量的外援是分不开的。同样,它与以色列阻碍巴勒斯坦人的经济现代化也是密切相关的。

以色列占领西岸、加沙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阻碍巴勒斯坦的经济现代化进程,如没收巴土地、征收重税、垄断贸易等,巴经济成为以色列经济现代化的基础。其一,巴工人成为以经济的廉价劳动力。到1987年巴勒斯坦人起义前,在以色列工作的工人达12万。巴工人约占以劳动力的6%,占建筑业的25%。其二,巴成为以方的商品市场。到1987年巴勒斯坦人起义前,以色列对巴出口占其出口总量的10.9%,而巴总出口量的73.2%至以色列。巴工业品进口的89.4%来自以色列。1985年,以对巴贸易

顺差达 4 亿美元

相反,在以色列的抑制下,巴经济现代化进程严重滞后。到 1985 年,西岸巴企业有 2500 家,2/3 从事工业生产,只有 10 家员工超过 50 人,5 家超过 100 人。加沙有巴企业 1620 家,近 5% 的员工为 10 人或 10 人以上,无一家超过 100 人。巴经济成为以经济的附属。巴以和平进程开始后,巴经济的贫穷落后状况依旧。由于以色列的封锁,巴经济已面临崩溃边缘。1993~1997 年,巴国内生产总值实际下降了 10%~15%,仅 1994~1999 年以色列的封锁就给巴造成 84.2 亿美元的损失。

以色列的占领和统治,不仅导致巴经济现代化进程迟缓,而且使巴勒斯坦人面临严重的生存危机,对现实的不满情绪不断增强,这是巴以冲突不断的经济根源。正如一些巴评论家所言,“加沙、西岸再关闭下去,我们无以果腹,可就要吃(犹太)人了。”

三、传统与现代化的冲突

如何处理传统与现代化的矛盾,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时代难题。在巴以现代化进程中,作为传统力量的宗教,不仅对各自的现代化进程,而且对巴以冲突有着独特的影响力。

在以色列,犹太教与犹太复国主义在建国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犹太教主张的复国是一犹太教国。犹太教正统派代表耶路撒冷奥赫尔·苏马亚什犹太教神学院院长诺塔·席勒说:“我们要的是一个犹太国家,由犹太法来治理”,“如果让我们选择,我们要以色列,要圣地。没有犹太教的全部经典,我们就不能生存”^[4]。与此相反,犹太复国主义主张的是一个世俗化的犹太人国家。赫茨尔在《犹太国》中写道:“我们将把我们的教士保持在神殿中,他们不得干预他们荣誉的国家的行政事务”。魏兹曼也认为:“宗教应放在犹太教堂和需要它的家庭里,他应在学校里占有特殊的地位,但他不应控制国家机关”^[4]。

以色列建国后,实行独特的议会比例代表制,宗教政党参加了历届政府,对国家政治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宗教党派普遍持强硬立场,反对从西岸、加沙撤军,主张吞并,甚至反对巴以自治协议。如全国宗教党主张犹太人应不受限制地移居西岸和加沙,反对“以土地换和平”。该党内部的信仰者集团更甚,称民族复归就是返回大以色列,将建立定居点看作是弥赛亚时代的到来。卡赫更为极端,要求将西岸的阿拉伯人疏散到其他阿拉伯国。宗

教党派的立场,进一步强化了以色列政府对巴勒斯坦人的强硬政策,导致巴勒斯坦人的反抗。此外,极端犹太教分子对巴勒斯坦人的攻击,也恶化了两民族的关系。

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教与世俗的巴解组织同样在现代化问题上存在冲突。伊斯兰组织主张建立一个以沙里亚法为基础的、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而巴解组织主张建立世俗的巴勒斯坦国。两组织相互竞争,冲突时有发生。在对犹太人问题上,二者针锋相对。巴解组织也曾主张消灭以色列,但现已承认其生存权。而伊斯兰组织仍坚持消灭以色列,反对巴以和平协议。如哈马斯称:“安拉把犹太人聚集在巴勒斯坦,不是让其从该地获益,而是为将世界从其玷污中解救出来,在该地为其挖掘了坟墓”,称圣战是巴勒斯坦唯一解放之路。伊斯兰激进组织接连发动自杀性袭击,导致以色列的大规模报复,使巴以局势不断恶化。

宗教势力对巴以现代化进程的干预,特别是两宗教的相互敌视,不仅加深了二者固有的矛盾,而且成为巴以冲突的宗教诱因。

综上所述,巴以冲突的实质就是以色列试图否认巴勒斯坦人现代化的权利。以色列现代化的成功与巴勒斯坦现代化的滞后,是当今以强巴弱的根本原因。从长远来看,巴勒斯坦问题的彻底解决,必须以以色列承认巴勒斯坦现代化的权利为前提,即必须承认巴勒斯坦人的建国和建立独立自主的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权利。正如以色列《国土报》专栏作家吉迪恩·萨梅特所言,只要以色列仍占领着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以色列就永远不可能自由地庆祝自己的道路,“为了使以色列实现真正的独立,被占领的土地的独立是不可避免的”^[5]。

参考文献:

- [1]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 [2] [美]沃尔特·拉克.犹太复国主义史[M].徐方,阎瑞松译.北京:三联书店,1992.
- [3] [以]米迦勒·巴尔·祖海尔·本·古里安传[M].刘瑞祥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 [4] 秦人文.犹太教、犹太复国主义与以色列现代化[J].世界民族,2001,(5).
- [5] 彭树智.文明交往论[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